

#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學生姓名：林碧玉

指導教師：方美富 師

論文選題：探討檳榔嶼福建話特色的形成

呈交日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

#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中文系

## 探討檳榔嶼福建話特色的形成

科目編號： ULSZ 3078

學生姓名：林碧玉

學位名稱 文學士（榮譽）學位

指導老師：方美富 師

呈交日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

本論文為獲取文學士榮譽學位（中文）的部份條件

# 目次

題目 .....	i
宣誓 .....	ii
摘要 .....	iii
致謝 .....	iv
緒論 .....	1
第一章 檳城社會背景概說 .....	4
第一節 檳城社會歷史背景 .....	4
第二節 檳城福建人社會歷史背景 .....	6
第二章 檳城福建話的特點 .....	9
第一節 聲韻調系統 .....	9
一、聲母 .....	9
二、韻母 .....	10
三、聲調 .....	15
第二節 詞彙特點 .....	15
一、福建閩南話詞彙 .....	15
二、檳城福建話詞彙 .....	19
三、外來詞詞彙 .....	21
第三章 檳城福建話特色形成的原因 .....	24
第一節 本地社會語言與檳城福建話之間的混合 .....	24

第二節 歷史和社會因素影響 .....	30
結語 .....	32
參考文獻 .....	33

圖表

圖表

页码

表（1） 檳榔嶼的人民 ..... 5

表（2） 1879 年至 1904 年從廈門港口出發抵達檳榔嶼的中國移民數 ..... 8

# 檳榔嶼福建話特色的形成

## 宣誓

僅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訊或口述材料，皆已於註釋中具體註明出處，並詳列相關的參考書目。

簽名：

姓名：林碧玉

學號：11ALB00899

日期：2013年11月15日

## 摘要

檳榔嶼，馬來西亞主要的島嶼城市，人口以華人為主，而其中又以福建人為多。由於歷史上中國和東南亞一帶古今往來的關係，間中造成了東南亞一帶多語並用的生活情況，尤其以馬來半島特為顯著。馬來半島，特別是海峽殖民地，即檳榔嶼、馬六甲和新加坡在 19 世紀左右因經商、社會變遷等因素而聚集了很多來自於中國的華僑，其中以福建人為主。而由於檳榔嶼獨特的歷史地理和人文社會的背景，造成其福建話雖保持著部份閩南語特點，但與當地的文化相結合，甚至可以說是具備獨有特色。而這一特色則是檳榔嶼福建話與其他地區福建話不同的地方，同時也更具代表性。此外，檳榔嶼福建話也可以說是馬來半島北馬福建話的代表。

關鍵詞：檳榔嶼福建話；檳榔嶼歷史；詞彙特點；語言借用；語言特色



## 致謝

一開始選擇檳榔嶼福建話作為論文題目，其實對我自己而言是一種負擔，然而我一直很想嘗試研究有關語言方面的課題。這次卻碰巧遇上方美富老師作為我的論文導師，既然同是來自檳城，於是我毫不猶豫決定要研究檳榔嶼福建話的形成，一方面是想挑戰自己喜歡的方向；另一方面則想測試自己身為檳城人到底對檳榔嶼的福建話有多了解。

當然，結果顯示不太樂觀。但是，我很感謝方美富老師一直不斷提供我參考書目，並鼓勵我多到不同的圖書館去找相關書籍。這次倒是我第一次用那麼多書籍來準備論文報告。除了圖書館，我也去了一趟檳城福建會館借了謝清祥先生編寫的《檳城福建話》。

另外，我很想感謝我韓江學院的學姐兼老師——陳好佳老師。因為她，解開了我不少關於國際音標的問題，而且願意抽時間教我相關知識，甚至還給我準備了很多相關資料。還有兩位老師，也是我想要感謝的——一位是杜忠全老師，感謝他的書籍讓我找到了寫這篇論文的資料和方向，而另一位就是謝清祥先生，我非常感謝他爽快地就答應了我希望訪問他關於檳城福建話的要求，訪問過程中也提供了我很多資訊，完全彌補了我這方面的不足。對此，我真的很感動，也不知道該怎麼回報才好。

最後，我還想要感謝我身邊的朋友們，還有我的家人。對於每次抓著你們來問很奇怪的問題，比如“那句福建話為什麼這麼說”，“你平時是這樣說的嗎？”來嘗試驗證我的推論是對的，雖然我感到很抱歉，但是因為有你們的幫忙，真的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幫了我很大一個忙。無以回報，除了“謝謝”二字。感恩。

## 緒論

現在的檳榔嶼，可以說是個典型的多語社會。大多數的檳榔嶼華人一般都懂兩種以上的語言，其中包括華語、馬來語（國語）、英語和自己的祖籍方言。而日常生活中，檳榔嶼福建話是該地華人使用得最普遍的語言。檳榔嶼福建話可以稱得上是一種屬於本土的語言。它不同於中國大陸福建話的任何一種次方言，因為它不僅是多種福建話的融合，同時也從馬來語、英語、漢語其他方言中吸收了不少成份。

（郭熙，2003，108）

要探討檳榔嶼福建話，首先就要先提及東南亞華僑史，從中去了解中國人離鄉背井移居南下到馬來半島來是如何在此落地生根，而才能了解到這時候中國的方言是如何流傳到馬來亞，並與當地的語言結合，形成既富有本土特色卻又保留了該方言原有部份特色。

東南亞華僑史基本可以分成三個時期：一、由公元前後到 15 世紀（約由漢到明）；二、由 16 世紀到 19 世紀前半期（由西方殖民者侵入東南亞之始到鴉片戰爭）；三、由 19 世紀後期到 20 世紀前半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到現在。（朱傑勤，

1990，4）

由此可以判斷，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聯繫是大約從漢代就開始有的。而藉著這樣的關係發展，中國人才有可能出國僑居。而漢代之後，因經商關係，移居到東南亞的中國人越來越多，直到 16 世紀因西方殖民者侵入東南亞各國和 19 世紀鴉片戰爭後對整個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影響，導致了中國移民的倍增。

而關於馬來半島中國閩南移民的趨勢，基本則可以以地域來劃分。從約 15 世紀開始到 18 世紀後期，一開始中國人移民來到馬來半島往往是在馬六甲落腳的。當時的馬六甲是中國、印度與東南亞群島的貨物交換中心，因而吸引了一批早期華族商人到該地從事貿易活動和定居。<sup>（顏清澗，2006，1）</sup>到了 18 世紀末，英國人萊特開闢了檳榔嶼，以達到壟斷亞歐茶葉貿易的目的。此後，也就吸引了不少華族移民到檳榔嶼來經商、工作和定居。

然而，談到中國人移居新馬一帶，往往最值得注意的是當地語言的使用情況，特別是新馬一帶的華人一直以來都是以多語言使用而聞名的。當中值得一提的南洋文化中峇峇娘惹的出現，即中國移民和當地的土著通婚而生下的後代。據歷史記載，中國明代鄭和多次南下馬六甲，隨從眾多，而當中有部份隨從留了下來，並在南洋定居，和當地的男女通婚。<sup>（陳恒漢，2011，104）</sup>這可以說是峇峇娘惹文化的開始，也是新馬一帶多語混合並用的開始。當然，檳榔嶼福建話有別於其他地區的福建話，並擁有其特色，是跟峇峇娘惹語言混用有著一定的關係。而或許我們都可以有一個疑問：峇峇娘惹主要分佈在馬六甲、檳榔嶼和新加坡，也就是說峇峇娘惹不只是出現在檳榔嶼，而也出現在馬六甲和新加坡，那麼為什麼檳榔嶼的福建話卻跟馬六甲和新加坡的福建話有所出入？這是在探討檳榔嶼福建話特色形成的原因時不可忽略的一環。

若要談及檳榔嶼福建話的形成特色，檳榔嶼的社會背景，特別是檳榔嶼福建人相關的社會背景歷史，無疑是少不了的一環。因此，第一章將先概說檳城社會背景和檳城福建人社會歷史，作為現今檳城福建話特色形成的原因的背景。

第二章則主要針對檳城福建話的特色進行論述，除了論及其聲韻系統外，會著重在分析其詞彙特點。這方面則主要著重在研究其原有的，或本地創造，或因外來語而產生的詞彙。

談完了檳城福建話的特點，第三章便將談及檳榔嶼福建話特色形成的原因。此章主要是探討是什麼因素影響了該特色的形成，而將從語言混合和歷史社會這兩個因素去探討這兩者如何使造成檳城福建話其獨有的語言現象。

# 第一章 檳榔嶼社會背景概說

## 第一節 檳榔嶼華人社會歷史背景

檳榔嶼，原屬吉打之地。據《檳榔嶼開闢史》所記載，檳榔嶼之所以為萊特所開埠，是因為“在伊莉莎伯后時代，蘭加斯德大佐航海東來時，因避風浪之故，即寄艇於此。迨蘭氏西歸，而檳榔嶼地位置如何重要，海港之如何優良，及斯港之可恃為根據地，以與葡屬馬六甲競爭香料市場，其說既聞動英倫人士，東印度公司之信用益以加強，而英政府東侵之慾望亦愈熾”。<sup>（書蠶，1959，2）</sup>於是，萊特知道了這個消息，便辭去他的軍職而致力於取得檳榔嶼。

1771 年，萊特施計，假裝願意助吉打蘇丹一臂之力，合攻暹羅緬甸，而條件是吉打蘇丹必須割讓檳榔嶼給東印度公司。誰知道“迨拉氏既據有檳榔嶼，而頓食前言”<sup>（書蠶，1959，2）</sup>，檳榔嶼就這樣落入了萊特的手中，並於 1786 年為萊特所開埠。<sup>1</sup>當時，於萊特開埠檳榔嶼的隔一天，辜禮歡便獻上了漁網給萊特表示臣服。這樣的一個舉動促使萊特大佐准許逾 500 名華籍男女老少在大街（King Street）一帶建立家園。<sup>（作者不詳，1986，82）</sup>而同時，檳城被開闢為自由貿易商港以後，也吸引了許多中國人前來經商、定居。此外，也有一些華人從馬來半島內陸地區包括吉打，還有一些峇峇娘惹從馬六甲遷移到檳榔嶼去。

而關於檳榔嶼華人，萊特是最為重視的。他認為華人對島上的開闢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又對他們有所警惕。<sup>（謝詩堅，2012，56）</sup>在 1794 年向駐於加爾各答的東印度公司的上司的報告中，萊特讚許華人的勇敢、求生智慧、冒險精神、愛國精神、重視

---

<sup>1</sup> 引文中“拉氏”即指萊特。

家庭教育，卻擔憂著華人將以結黨，即私會黨的方式鞏固自己的勢力以反對對他們有威脅的政權，然而其中最讓人遺憾的卻是賭博是華人成功最大的敵人。

其實除了華人，檳榔嶼開埠以後，也陸續有歐洲人、馬來人，甚至是秋利亞人遷移居住。1833 年時候，檳榔嶼的人口總數已經從開埠前的 58 人倍增至 40322 人。

(詳見表 1)

表 1 檳榔嶼的人民

年份	歐洲人	馬來人	秋利亞人	華人	總數
1788	19	530	-	537	1283
1810	95	2069	5604	5086	13885
1818	400	2193	5498	3128	12135
1822	400	3367	4996	3313	13781
1833	789	16435	7886	8751	40332

資料來源：Penang 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6-1858, 2009.

儘管在 1833 年期間，檳榔嶼華人的數量相較於馬來人少了幾乎一半，但在 1860 年時，卻從不到 9000 人倍增到 36000 人<sup>(朱傑勤, 1990, 161)</sup>。其中主要的原因是，1839 年至 1842 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英國迫使中國開放門戶，迄至 1856 年至 1860 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朝首次承認了“個人有更換其故鄉及歸順的固有與不能限制的權利”<sup>(謝詩堅, 2012, 51)</sup>。然而，這並不是最後一次的移民高潮。華人移民的數量在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之間是開始漸漸倍增的，這從這時候他們已經在海峽殖民地形成了以華人為主的情況就看得出來。<sup>(Neil Khor, 2011, 42)</sup>

值得一提的是，檳榔嶼的華人儘管是從中國南來，但他們為了在陌生的地方求生存，把中國的習俗也一併帶了過來，也就是社團組織和私會黨。約 1790 年間，檳榔嶼已經有“義興”私會黨的成立<sup>（謝詩堅，2012，59）</sup>。而這樣的一個生存模式下，華人人數日漸增加，對當時的檳榔嶼發展有著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不僅輔助東印度公司穩定了局面，同時也成為後來從中國招募勞工最大的推動力。當然，華人人數也因此更倍數增加，進而形成檳榔嶼今天以華人為主的社會。

## 第二節 檳榔嶼與福建人

中國閩南人，來自中國福建，是馬新最早的華族移民。大約在 15 世紀初，馬六甲王朝建立之後，中國人就陸陸續續來到馬六甲定居。而這時候大部份的中國商人都是來自福建漳州。後來明末清初之際，那些不願為清朝順民的志士紛紛遷移海外，其中有一小股抵達馬六甲，他們大部份也是來自福建的廈門、泉州和漳州。<sup>（林忠強等，2006，1）</sup>

一直到 1786 年，檳榔嶼為英國東印度公司所佔領，開闢為新埠，實施自由貿易，及隨著中國解除禁海令，大批漳州人尤其是從海澄三都一帶的就遷往到檳榔嶼發展<sup>（謝清祥，2010，5）</sup>。在眾多華人移民人數中，福建人移民檳榔嶼的人數幾乎可說是華人五大方言群中之首。而於英國海軍佔領檳榔嶼的隔天獻禮的辜禮歡<sup>2</sup>便是祖籍福建漳州的，包括檳城早期的五大姓氏——謝、邱、楊、林和陳——的族人都來自

---

<sup>2</sup> 辜禮歡，來自福建漳州海澄，是萊特所委任的首位華人甲必單。他原是吉打瓜拉姆達（Kuala Muda）的華人甲必丹，當時是已在泰國南部立足的福建商人，自檳榔嶼開埠後從吉打南下而定居檳榔嶼。

漳州海澄。<sup>(林忠強等, 2006, 2)</sup> 除此之外, 當時移民到檳榔嶼去的福建人還有部份是從馬六甲北上的。這樣的歷史淵源, 在某個程度上基本奠定了檳榔嶼以福建人為主的情況。

然而, 南來檳榔嶼的華人其實不只是福建人, 當中也包括閩粵兩省的廣府、客家、潮州和海南人所構成, 少數則來自外江<sup>(林忠強等, 2006, 175)</sup>。據《瀛環志略》所記載, “(檳榔嶼) 居民五萬四千, 閩、廣人居五分之一”<sup>(徐繼畲, 1484, 47)</sup>。可見, 當時檳榔嶼主要族群是福建和廣府人。可是到了 19 世紀中葉以後就有所差異, 據史料《檳榔嶼志略》記載: 《外國史略》提及檳榔嶼居民以“福建人尤多”<sup>(王付兵, 2009, 69)</sup>, 而根據該書統計, 當時檳榔嶼華人共有 45135 人, 當中以福建人為首, 占 13888 人; 廣府人占 9990 人; 客家人占 4991 人; 潮州人占 5335 名; 海南人占 2129 人及峇峇人占 9202 人。<sup>(林忠強等, 2006, 175)</sup>。而如果大膽假設, 當時的峇峇人大多都祖籍福建, 那麼福建人加上峇峇人的人數就已經超過檳榔嶼華人總數的一半了。除此之外, 以下圖表則顯示了 1879 年到 1904 年間, 從廈門港口抵達檳榔嶼的中國移民人數。據統計, 當時從廈門港口出發移民至檳榔嶼的人數是比中國其他港口的要多。<sup>(王付兵, 2009, 69)</sup> 那麼也就是說, 要說檳榔嶼是以福建人為主的地方其實並不為過。(詳見表 2)



表 2 1879 至 1904 年從廈門港口出發抵達檳榔嶼的中國移民數 (王付兵, 2009, 69)

年份	男性	女性	兒童	總計
1894	10001	474	445	10920
1895	11336	445	582	12363
1896	12092	662	865	13619
1897	7849	448	457	8754
1898	9897	565	662	11084
1900	14889	618	905	16412
1901	13788	644	1077	15509
1902	15445	789	1051	17285
1903	16330	650	1175	18155
1904	16039	799	1280	18118

注：移民到檳榔嶼的人數實際上還有一小部份人再從檳榔嶼移民到其他地方。

資料來源：Annual Reports on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94-1904.

再看 19 世紀末，福建人（檳榔嶼五大姓氏邱、謝、楊、林和陳氏族裔）定居於檳榔嶼之後，由於同鄉人口眾多且凝聚力強，因此組織了以宗祠形式的地緣性團體。而自此，福建人可說是穩穩地立足於在檳榔嶼。

## 第二章 檳城福建話的特點

### 第一節 聲韻調系統

檳榔嶼福建話特點以三地音系，即廈門、漳州和泉州為基礎，但基本較偏向漳州音系。三地音系的基本特點是音系龐大複雜，聲母 18 個，韻母至少有 85 個，聲調 7 個。（周長楫，2006，17）

#### 一、聲母

檳榔嶼福建話中的聲母共有 18 個，包括零聲母在內。由於偏向漳州音系，因此檳榔嶼福建話的聲母中保留了 dz 這個聲母，比其他新馬地區偏向泉州音系的聲母多了一個。

國際音標	例子（以福建讀音為準）
p	寶
p <sup>ʰ</sup>	破
m	媽
b	無
t	倒
t <sup>ʰ</sup>	討
n	娘
l	老

ts	抄
ts'	刺
s	死
dz	二
k	枝
k'	起
ŋ	貓
g	五
h	火
∅	姨、蠔

注：以上聲母《老檳城·老童謠》，杜忠全著，大將出版社出版。

## 二、韻母

檳榔嶼福建話的韻母跟漳州閩南語一樣，以 7 個元音為主，即 a、o、e、i、u、ɔ 和 ε<sup>(楊秀明, 2009, 16)</sup>。而除去因字數少又無字可寫的一些韻母，檳榔嶼福建話基本一共有 75 個韻母，分陰聲韻（17 個）、陽聲韻（15 個）、鼻化韻（12 個）、帶-p, -t, -k 的入聲韻（13 個）、帶喉塞韻尾-h 的入聲韻（11 個）和帶-h 韻尾的鼻化入聲韻（7 個）。

韻母類型	國際音標	例子（以福建讀音為準）
陰聲韻	a	阿

	e	雞
	o	澳
	ɔ	烏
	ɛ	嫁
	i	醫
	u	有
	ai	愛
	au	杯
	ia	拿
	io	搖
	iu	油
	iau	夭
	ua	話
	ue	批
	ui	位
	uai	歪
陽聲韻	m	侬
	im	音
	am	暗
	ɔm	侬

	iam	鹽
	in	因
	un	穩
	an	安
	ian	煙
	uan	彎
	ŋ	霜
	iŋ	生
	aŋ	紅
	iaŋ	鞅
	ɔŋ	王
	ioŋ	中
鼻化韻	ã	三
	õ	毛
	ẽ	病
	ĩ	鼻
	ãi	否
	ãu	袤
	iã	影
	iõ	暉

	uā	山
	iāu	貓
	uī	光
	uāi	橫
帶-p, -t, -k 的入聲韻	ip	急
	ap	盒
	iap	澀
	it	必
	ut	熨
	at	別
	iat	曳
	uat	發
	ik	竹
	ak	沃
	iak	摔
	ɔk	簇
	io̯k	約
帶喉塞韻尾-h 的入聲韻	ah	百
	eh	伯
	oh	薄

	ih	鐵
	uh	揆
	iah	削
	uah	破
	uih	血
	iuh	掬
	ioh	歇
	iauh	擻
帶-h 韻尾的鼻化入聲韻	ãh	凹
	ẽh	挾
	õh	膜
	ŋh	嗆
	ĩh	物
	iãuh	蟻

注：以上韻母參考《老檳城·老童謠》，杜忠全著，大將出版社出版；《廈門方言詞典》，由李榮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大辭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三、聲調

檳榔嶼福建話依據漳州音系的聲調，一共有 7 個。

調類	陰平	陽平	陰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單字調	44	24	42	21	11	32	5
變調	11	11	44	42	21	44-?42	11-?21

注：以上韻母參考《老檳城·老童謠》，杜忠全著，大將出版社出版。

## 第二節 詞彙特點

說到檳榔嶼福建話，最具特色的莫過於其詞彙的創新和使用。檳榔嶼福建話既保留了一些福建閩南話詞彙，同時也擁有自己特色的詞彙，當中包涵了因生活環境、文化而產生的用詞和外來語的借用。而這一節將以三個部份組成：一、福建閩南話詞彙；二、檳榔嶼福建話詞彙；三、外來語詞彙。

### 一、福建閩南話詞彙

檳榔嶼福建話的詞彙，其主要成份、主要來源便是福建閩南話。而閩南話的詞彙，大致上分成四個部份：（一）保留一些古語詞，這些古語詞是漢語其他方言已不使用或很少使用的；（二）來自普通話（華語）的大多數詞語；（三）方言特有詞；（四）外來語。<sup>（周長楫，2010，60-61）</sup>這部份主要以一、二為討論對象，而三、四將在之後的部份再討論。



(一) 福建閩南話里其實保留了部份古漢語詞語，而這些古漢語詞語在今天的漢語或其他方言中已經消失或者是很少使用了。以下是一些例子：

福建閩南話詞彙（古語詞）	含義
糜（muai <sup>2</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粥</li> <li>2. 形容稀爛狀，常重疊使用</li> <li>3. 泛指飯食</li> </ol>
箸（tu <sup>6</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筷子</li> </ol>
汝（lu <sup>3</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你，單數第二人稱代詞</li> </ol>
倚（khia <sup>6</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站立</li> <li>2. 居住</li> <li>3. 豎起；樹立</li> </ol>
曝（phak <sup>6</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曬</li> </ol>
沃（ak <sup>7</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澆；澆灌</li> <li>2. （雨）淋</li> </ol>
組（thi <sup>6</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縫補</li> <li>2. 手術縫合</li> </ol>
喙（tshui <sup>5</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鳥類的嘴</li> <li>2. 人和其他動物的嘴</li> <li>3. 話語</li> </ol>

瘠 (san <sup>3</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瘦</li> <li>2. 貧瘠；不肥沃</li> <li>3. 不富裕；沒油水</li> </ol>
𦵑 (kha <sup>1</sup>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1. 腳、足</li> <li>2. 東西的最下部</li> </ol>

注：以上音標參考自《老檳城·老童謠》，杜忠全著，大將出版社出版；《廈門方言詞典》，由李榮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大辭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常用小詞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 有一些閩南語則是來自於華語詞。這些詞語只需要根據閩南話的讀音去讀即可，基本詞形意義相同。例子如下：

詞彙	華語	閩南語
廣告	kuaŋ <sup>3</sup> kau <sup>4</sup>	koŋ <sup>3</sup> ko <sup>5</sup>
電話	tian <sup>4</sup> xua <sup>4</sup>	tian <sup>6</sup> ua <sup>2</sup>
貢獻	koŋ <sup>4</sup> ɛien <sup>4</sup>	koŋ <sup>5</sup> hian <sup>5</sup>
法律	fa <sup>3</sup> ly <sup>4</sup>	huat <sup>7</sup> lut <sup>6-7</sup>
敏感	min <sup>3</sup> kan <sup>3</sup>	bin <sup>3</sup> kam <sup>3</sup>

注：以上音標參考自《老檳城·老童謠》，杜忠全著，大將出版社出版；《廈門方言詞典》，由李榮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大辭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常用小詞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而閩南話與華語詞彙之間有一個特別的現象，即意義雖然相同，但詞形和語序卻是顛倒的。例子如下：

華語詞彙	閩南語詞彙
熱鬧 (z̩y <sup>4</sup> nau)	鬧熱 (lau <sup>2-1</sup> dzuah <sup>6</sup> )
前頭 (tshian <sup>2</sup> thou)	頭前 (thau <sup>2-1</sup> tsin <sup>2</sup> )
客人 (khy <sup>4</sup> zən)	人客 (lan <sup>2-5</sup> kh3h <sup>6</sup> )
碗盤 (uan <sup>3</sup> phan <sup>2</sup> )	盤碗 (puā <sup>2-1</sup> uā <sup>1</sup> )
力氣 (li <sup>4</sup> tchi)	氣力 (khi <sup>1</sup> lat <sup>7</sup> )

注：以上音標參考自《老檳城·老童謠》，杜忠全著，大將出版社出版；《廈門方言詞典》，由李榮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大辭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常用小詞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二、檳榔嶼福建話詞彙

閩南福建話流傳至檳榔嶼後，因受生活環境與當地文化的影響而產生了一些檳榔嶼福建話新詞彙。這些詞彙一般只在檳榔嶼（或北馬地區）才會使用，因此也更具有本地色彩。而這一部份將以檳榔嶼福建話來討論方言特有詞。

（三）（檳榔嶼福建話）方言特有詞，例子如下：

檳榔嶼福建話詞彙	含義、用法	原有閩南詞彙、原意、用法
咯 (koh <sup>6</sup> )	1. 副詞，相當於“又”、“再” 2. 副詞，相當於“還” 3. （於句末）語氣助詞，相當於“還沒有”	1. 副詞，相當於“又”、“再” 2. 副詞，相當於“還” 3. 語氣詞，放句末，相當於“吧”、“嘛”
萬山 (ban <sup>6-5</sup> san <sup>1</sup> )	菜市場	市場 (tshi <sup>6</sup> ti <sup>5</sup> )、菜市仔 (tshai <sup>4</sup> tshi <sup>6</sup> a <sup>3</sup> )
紅青火 (aŋ <sup>2-6</sup> tshẽ <sup>1-4</sup> hue <sup>2</sup> )	交通燈	青紅燈 (tshij <sup>1-2</sup> aŋ <sup>2</sup> tiŋ <sup>1</sup> )
電車 (tian <sup>6</sup> tshia <sup>1</sup> )	公共汽車、巴士 說明：電車是檳榔嶼早前的公共汽車，後來才由巴士替代，但一些老	巴士 (pa <sup>1</sup> su <sup>6</sup> )

	一輩還保留電車的叫法。	
斗（湊）手腳（tau <sup>3</sup> kha <sup>1</sup> tsiu <sup>3</sup> ）	幫忙、幫忙	斗無閑（tau <sup>5-3</sup> bo <sup>2-6</sup> in <sup>2</sup> ）、斗相共（tau <sup>5-3</sup> sā(sio) <sup>1-6</sup> kaŋ <sup>6</sup> ）
暗牌（an <sup>1</sup> pai <sup>2</sup> ）	偵探、暗探	暗查 am <sup>4-3</sup> tsa <sup>1</sup>
大狗（tua <sup>6</sup> kau <sup>2</sup> ）	警長	警長（kiŋ <sup>3</sup> ti <sup>3</sup> ）
白腳蹄（peh <sup>7</sup> kha <sup>1</sup> te <sup>2</sup> ）	交通警察	交通警察（kau <sup>1</sup> thoŋ <sup>1</sup> kiŋ <sup>3</sup> tshat <sup>7</sup> ）
紅毛茄（aŋ <sup>1</sup> mo <sup>5</sup> kio <sup>2</sup> ）	番茄	番茄（huan <sup>1</sup> kio <sup>2</sup> ）
坡底（pho <sup>1</sup> te <sup>3</sup> ）	市區	市區（tshi <sup>6</sup> khi <sup>1</sup> ）
窩魯（o <sup>1-3</sup> lo <sup>3</sup> ）	撒嬌	思奶（sai <sup>2-1</sup> nai <sup>1</sup> ）
五八四（go <sup>6</sup> peh <sup>7</sup> si <sup>5</sup> ）	好色	獐哥（tshio <sup>1-2</sup> ko <sup>1</sup> ）
番仔（huan <sup>1-5</sup> a <sup>3</sup> ）	指馬來人。	1. 外國人，多指西洋人。 2. 洋的，外國的。 3. 只從外國傳來和引進的東西。

		4. 舊時稱外國人，略含藐視意。
--	--	------------------

注：以上音標參考自《老檳城·老童謠》，杜忠全著，大將出版社出版；《廈門方言詞典》，由李榮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大辭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常用小詞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三、外來詞詞彙

古時候，馬來半島一帶的地理優勢，使其幾乎全世界經商的必經之處。當時候來自各個不同地方的人，帶著自己家鄉的語言因經商停留于某地而有所交流。當然，這樣的情況一樣發生在當時的中國商人或來南洋勞作的人民身上。

宋元以後，前往東南亞經商定居的閩南人不在少數，他們與當地人民友好相處，通婚長子女，他們所操持的閩南方言和東南亞各國語言之間有著相當密切的交流融通。而千方百計掙錢回來養家餬口、光宗耀祖的傳統習慣，是閩南移民與家鄉之間的聯繫十分緊密，一些日常生活用語就這樣傳回了閩南僑鄉。（林楓、范正義，2008，99）

閩南方言向馬來語借詞的記載其實從宋元時期就開始有了。而在馬來半島，當地移民華人使用的福建話向馬來語借詞的情況則是從馬六甲那裡開始的。當時候，在人口相對弱勢的情況下，早期南來打拼的華人知識水平偏低，再加上與當地土著女子通婚，福建話向馬來語借詞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馬六甲的移民華人卻因此而幾乎丟失了本身的語言。

但檳榔嶼福建話的情況則與其不同。以福建人為首的檳榔嶼，其福建話產生外來語的原因只是單純因為受到當地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它不但沒有被同化，反而還大量吸收當地的語言，形成自己獨有語言特色。

(四) (檳榔嶼福建話) 外來詞，例子如下：

外來語借詞		詞彙	含義
馬來語/	duit	鐳 (lui <sup>1</sup> )	錢
峇峇語	balai	密來 (ba <sup>1-5</sup> lai <sup>2</sup> )	警察局
	mata	媽罩 (ma <sup>1</sup> ta <sup>2</sup> )	警察
	laku	落灸 (lak <sup>7</sup> ku <sup>2</sup> )	暢銷
	pantang	板冬 (pan <sup>3</sup> tan <sup>1</sup> )	禁忌
	buta	蕪大 (bu <sup>1</sup> ta <sup>2</sup> )	沒必要的
	sayang	沙央 (sa <sup>3</sup> iaŋ <sup>1</sup> )	1. 疼愛 2. 可惜
	lalu	拉招 (la <sup>2-5</sup> lu <sup>1</sup> )	胃口
	akal	阿佳 (a <sup>3</sup> kai <sup>2</sup> )	智慧
	batu	肉櫛 (bah <sup>7-4</sup> tu <sup>2</sup> )	石頭
	英語	summon	三萬 (sam <sup>4</sup> ban <sup>3</sup> )
miss		味絲 (bi <sup>4</sup> si <sup>1</sup> )	護士

	bazaar	萬山 (ban <sup>4-3</sup> san <sup>1</sup> )	菜市場、巴刹
	mark	墨頭 (bak <sup>6</sup> tau <sup>2</sup> )	商標
	lock up	落合 (lok <sup>7</sup> kap <sup>7</sup> )	扣留所、監獄
	percentage	巴仙 (ba <sup>1</sup> sian <sup>2</sup> )	百分率
泰語	bath	鉢 (puah <sup>7</sup> )	仙 (馬幣硬幣量詞)

注：以上音標參考自《老檳城·老童謠》，杜忠全著，大將出版社出版；《廈門方言詞典》，由李榮主編，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大辭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閩南方言常用小詞典》，由周長楫主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 第三章 檳榔嶼福建話特色形成的原因

#### 第一節 檳榔嶼福建話與本地社會語言之間的混合



檳榔嶼福建話雖然保留了閩南語的特點，但以特色而言，它更像是語言大雜燴。基本上，檳榔嶼福建話發展至今，由於受到當地社群與使用語言的影響而已經有所變化。然而這樣的變化卻正是檳榔嶼福建話比起其他地區的福建話更具有特色的原因。而本節將以語言的借用現象，並舉例來談檳榔嶼福建話與本地社會語言之間的影響，和之間的混合並用。

語言的借用，當中所涵蓋的不僅僅只有語音詞彙，同時也包括了語音和語法。語言成份的借用，通常都是舉詞語借用為例子的，而實際上，語音、語法成份都有可能被借用。（陳松岑，1999，82）

在語音部份，融入於檳榔嶼福建話的馬來語、英語等外來詞彙，對該語言的語音影響基本不大，反而是那些詞彙在加入檳榔嶼福建話使用的同時，只是根據福建話的語音而變成了其中的一部份。如：

“家（ka<sup>1</sup>）了（liau<sup>3</sup>）本（pun<sup>3</sup>）擔（be<sup>6-5</sup>）哈（hah<sup>6</sup>）訥（lap<sup>7</sup>）的（e<sup>3</sup>）。”

（全部都不能寄望的。）

這句子中，“家了”、“本”、“哈訥”其實都不是原有的福建話，而是馬來語。

“家了”其實是馬來語中的“kalian”，即全部的意思；“本”是馬來語副詞“pun”，相當於“也是”；“哈訥”是馬來語“harap”，表示希望。這些馬來語置入福建話中就變成了“ka<sup>1</sup> liau<sup>3</sup>”、“pun<sup>3</sup>”、“hah<sup>6</sup> lap<sup>7</sup>”，類似於馬來語音，卻又很自然地融入了福建話中而聽不出其原本就是馬來語。

檳榔嶼福建話中語言借用最明顯的現象依然是詞彙上的借用。儘管檳榔嶼依然以漳州來的閩南人為多，然而該方言已經因地理位置和移民社會而直接與當地的語

言混在一起使用，而借用得最多的便是當地土著的語言，包括馬來語和峇峇語。與此同時，馬來語，特別是從馬六甲遷移至檳榔嶼的峇峇馬來語也吸入了一定分量的福建話而形成峇峇福建話<sup>3</sup>。加上當時檳榔嶼是以福建人為主的社會，因此在檳榔嶼的峇峇娘惹的語言有別於馬六甲和新加坡的峇峇娘惹，他們是以峇峇福建話為主的。而在今日華人占約 70%的檳榔嶼，檳榔嶼福建話和峇峇福建話幾乎已經是完全融為一體的，唯一的差別只是馬來語摻入的多寡。（鐘天祥，2001）

以下以峇峇福建話最經典的短文（根據李金泉先生的講解）為例子，如下：

「講到我那位伯呀，真者舌六甲，唐山來到實叻坡，就來郎邦在我阿爸的吉黎店。吃到胡聾大了，還真須甲和人尖薄，峇魯來不多久，就和一個娘惹交寅。達比交寅了後，一日到晚常常起牙路，吵到我阿爸擔搭早，只好叫伊兩個自己出外找路網。找呀找，找到惹蘭勿殺對面的巴剎里，就在那裡開打北。後來不知買到什麼沙拉貨，政府即派發給伊人一張三萬，達比伊人無勃柳利。結果馬打、大狗、暗牌甲清丁，全部來勃柳利。兩個沙媽幹乃打早外，又再馬蘇羅呷，最後得密查拉，密查拉輸了。兩個沙媽中烏公。因為無鑰還，最後得民踏我阿爸替伊人丹公。」（翻譯：說到我那位伯父呀，真的是糟糕，中國來到新加坡，就到我父親的雜貨店去寄宿。吃到年紀大了，卻喜歡跟別人打交道，剛來不久就和一個娘惹結婚。可是婚後卻整天吵架，令我父親無法忍耐，叫他們自己到外頭去自尋機會。尋找后，終於找到大馬路對面的菜市場，就在那裡開攤檔。後來不曉得買到什麼非法貨物，政府即派發一張罰單，可是他們並不理會。結果警察、警長、暗探和海關前來檢查。兩人一起被捕，又關進監牢，最後得受審，受審輸了，兩人都遭罰款。由於沒錢，最後得要求我父親替他們承擔。）（鐘

文祥，2001）

<sup>3</sup> 峇峇福建話是以檳城福建話、英語和部份峇峇馬來語混合而形成語言。

以上短文中（劃線詞彙），一共借用了 33 個馬來語作為福建話外來詞，其中

包括：

峇峇福建話	馬來語借詞	含義
舌六甲	celaka	糟糕
實叻（實叻坡）	silat	新加坡
郎邦	tumpang	寄宿
吉黎	gerai	店鋪
胡聾	orang	人，這裡表示年紀
須甲	suka <sup>4</sup>	喜歡
尖薄	campur	摻，這裡交往、打交道
峇魯	baru	剛剛
娘惹	nyonya	南洋僑生的女子
交寅	khawin <sup>5</sup>	結婚
達比	tapi	可是、但是
牙路	gaduh	吵架
打旱	tahan	1. 忍受 2. 逮捕
路網	lubang	原指洞，這裡指機會、活兒

<sup>4</sup> 根據謝清祥《檳城福建話》一書，馬來語「suka」原是閩南語「思覺」，原指思想的感覺，而今指喜歡的意思。

<sup>5</sup> 根據謝清祥《檳城福建話》一書，馬來語「khawin」原是閩南語古語「媾姻」，意指結婚。

惹蘭	jalan	路
勿殺	besar	大
巴剎	pasar	菜市場
打北	tapak	原指場地，這裡指攤檔
沙拉	salah	原指錯誤，這裡指非法
三萬	saman <sup>6</sup>	罰單
勃柳利	peduli	理會
馬打	mata	警察
清丁	sarjan	海關、警員
沙媽	sama	原指一樣，這裡指一起
幹乃	kena	遭到
馬蘇	masuk	進去
羅呷	lokap <sup>7</sup>	扣留所、監牢
密查拉	bicara	訴訟，這裡指受審
烏公	hukum	原指懲罰，這裡指罰款
鐺	duit	錢
民踏	minta	要求
丹公	tanggung	承擔

<sup>6</sup> 馬來語「saman」借用自英語詞語「summon」，指罰單。

<sup>7</sup> 馬來語「lokap」借用自英語詞語「lock up」，指扣留所。

由於檳榔嶼有別於馬六甲海峽的歷史背景，並不是以馬來語為主的社會，同時也比馬六甲開埠的時間遲了約好幾個世紀。再加上，早期南來打拼的華人多為勞工、小商人或農夫，教育程度偏低，甚至有很多是文盲，身處異鄉日久，在沒有文字的支持下，其本身的民族語言很容易丟失<sup>（黃慧敏，2003，23）</sup>。後來更因為與不懂漢語的當地土著女子通婚，而被迫使用馬來語與妻子溝通，導致他們的母語起了變化。相對的，檳榔嶼福建話的情況類似於峇峇福建話，但由於檳榔嶼一開始便因福建人為多而以福建話為主的社會，因此檳榔嶼福建不僅保全了“比較純淨”的福建鄉音<sup>（鍾天祥，2001）</sup>，同時也話將當地的語言包括馬來語、英語、峇峇語等都一併吸收於其中。例如：

“我（gua<sup>3</sup>）對（tui<sup>5-4</sup>）伊（i<sup>1</sup>）著 tloh<sup>7</sup>無（bo<sup>2-1</sup>）拉沙（la<sup>1-2</sup> sa<sup>1</sup>）。”（我對他都沒感覺。）

例句中，「拉沙」便是馬來語「rasa」，即感覺的意思。

“即（tsit<sup>7</sup>）片（piŋ<sup>2</sup>）的（e<sup>2-1</sup>）生（siŋ<sup>4</sup>）理（li<sup>2</sup>）真（tsin<sup>4-3</sup>）落（lak<sup>7</sup>）灸（ku<sup>2</sup>）。”（這邊的生意真暢銷。）

例句中，「落灸」是馬來語「laku」，原意為「做」，這裡指暢銷的意思。

從以上峇峇福建話的引用短文和檳榔嶼福建話中來看，兩者之間都擁有一個共同點——馬來語詞彙的借用。因此，說檳榔嶼福建話相當於峇峇福建話也不為過，而這正是檳榔嶼福建話獨特的地方。

而在語法方面，檳榔嶼福建話因曾是英殖民地而多少受到英語語法的影響。這樣的影響雖然不多，但卻因此為檳榔嶼福建話更添特色。

“咯”，在閩南語里置於句中充當副詞，相當於“又”、“再”、“還沒有”的意思，而放於句末則相當於“吧”、“嘛”語氣詞。然而，在檳榔嶼福建話中，“咯”置於句中與上述意思一樣，可是當置於句末時就不一樣了。例句：

“汝 (lu<sup>2</sup>) 食 (tsiah<sup>7-4</sup>) 飽 (pa<sup>2</sup>) 了 (liau<sup>2</sup>) 未 (bue<sup>5</sup>) ？”（意思：你吃飽了嗎？）

“未 (bue<sup>5</sup>) 咯 (koh<sup>6</sup>) 。”（意思：還沒有。）

根據這個例句，可以推斷的是，當時屬英殖民的檳榔島，其福建話受到英語的影響，同時借用了英語的語法句式放入福建話里使用——“咯”就相當於英語中的副詞“yet”表示“還沒有”。而在句末加“咯”來表示“還沒有”，這樣的用法除了檳榔嶼和北馬福建人會使用以外，其他地區的福建人都沒有這樣使用的習慣。除此之外，由於到檳榔嶼來的福建人多數屬漳州海澄，而廈門市外海澄的漳州方言有這樣使用“咯”的習慣，再加上當時檳榔嶼的峇峇一般都接受英語教育，因此“咯”在檳榔嶼福建話中有如此用法其實並不出奇。<sup>8</sup>

再來，“本” (pun<sup>3</sup>)，即馬來語助詞“pun”，在檳榔嶼福建話的用法也受英語的影響，不只是會放在句中，而也有放在句末的時候。如：

“伊 (i<sup>1</sup>) 嘛 (ma<sup>5</sup>) 有 (u<sup>6-5</sup>) 本 (pun<sup>3</sup>) 。”（他也有嘛。）

一般上，副詞“pun”都用在句中，而從上述句子，可以看到這句福建話使用了英語“He had also.”的句式，而把“pun”放在句末，同時也強調了句子“也”的意思。

---

<sup>8</sup> 謝清祥先生口述，訪談者林碧玉，2013年10月13日於檳城龍山堂邱公司訪問。

## 第二節 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

語言會相互影響，這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因此，檳城福建話的特色形成是無法與當時的社會切割開來的。正如上述所說，檳榔嶼於 1786 年由英國人萊特所開埠後，屬福建漳州人的辜禮歡帶著一群人定居於島內，而他也被委任為檳榔嶼第一任甲必丹。爾後，來自漳州海澄的五大姓氏——邱、謝、楊、林和陳氏定居於檳榔嶼。與此同時，許多祖籍福建的馬六甲峇峇娘惹遷移到檳榔嶼定居，再加上當時中國滿清政府的腐敗和被迫開放政策而導致更多華人移民到馬來半島來，其中不像早期的華人移民只有男性，而是包括了婦女和兒童。而移民到檳榔嶼的華人中最多的正是福建人。

當時檳榔嶼的五大姓氏在檳榔嶼組織了神緣與血緣/地緣並存的團體。這樣的一個生活模式，不只穩定了檳榔嶼的發展、鞏固了華人在檳榔嶼的地位，同時也可以迎接更多的中國同胞移民到檳榔嶼來。而華人人數的倍增，可以說使當時的檳榔嶼轉眼間變成了一個馬來半島華人移民的避風港。

而有別於馬六甲峇峇娘惹的生活情況，檳榔嶼的峇峇娘惹形成得比較遲。而當時因為中國的被迫開放政策，婦女和兒童都可以移居海外的情況下，許多遷移到檳榔嶼定居的馬六甲峇峇將原本在中國的原配和家屬都接到檳榔嶼來。<sup>9</sup>因此，當時檳榔嶼原本就以福建話為主的語言生活不但得以保存了下來，甚至還與當地的語言，

---

<sup>9</sup>謝清祥先生口述，訪談者林碧玉，2013年10月13日於檳城龍山堂邱公司訪問。

包括馬來語、英語和峇峇語相互吸收、借用，使檳榔嶼福建話變得跟中國閩南語在詞彙使用上開始有了差異，然而卻在馬來半島變成了北馬福建話特色的代表。

## 結語

一種語言的演變、特色形成，原本就跟其歷史和社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檳榔嶼自 18 世紀末開埠以來，中國的開放政策、福建人紛紛湧入和建設檳榔嶼、與從吉打南下而來的福建商人和從馬六甲遷移到檳榔嶼定居的峇峇娘惹都與今日檳榔嶼獨有的福建話有著一定的關係影響。假設當時檳榔嶼沒有被開埠，或者沒有以福



建人為首的華人去發展檳榔嶼，又或者一開始也沒有華人移民而形成的峇峇娘惹，那麼今天也將不會形成在馬來半島擁有其特色的檳榔嶼福建話。

當然，現今檳榔嶼福建話特色的形成，也是華人移居馬來西亞後一直在適應著這個多語社會，隨著社會觀的變化，他們的語言也在發生變化<sup>（李如龍，1999，13）</sup>。而因此語言和歷史社會因素的影響，是間接，也直接造就了今日檳榔嶼福建話特色的形成。

綜上述而言，檳榔嶼福建話的本質其實就有如檳榔嶼本身的當地美食——羅惹（rojak），意思是很多語言摻雜在一起的結合體。檳榔嶼福建話特別之處是，它不僅僅保留了中國閩南語，同時也融入了馬來半島當地的語言，特別是馬來語，而形成了另一種本土語言。

## 參考文獻

### 專書論著

- 一、 杜忠全（2011），《老檳城·老童謠》，雪蘭莪：大將出版社。
- 二、 陳松岑（1999），《語言變異研究》，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

- 三、 林楓、范正義（2008），《閩南文化論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四、 林忠強等（2006），《東南亞的福建人》，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五、 李榮主（2002），《廈門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 六、 李如龍（1999），《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 七、 書蠹（1959），《檳榔嶼開闢史》，（顧因明、王旦華，譯），香港：南華出版社。
- 八、 謝清祥（2010），《檳城福建話（閩南語）》，檳城：檳榔州福建會館。
- 九、 謝詩堅編（2012），《檳城華人兩百年寫下海外華人歷史第一頁》，檳城：韓江學院韓江華人文化館。
- 十、 徐繼畬（1848），《瀛環志略》卷二《南洋各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 十一、 楊秀明（2008），《漳州方言聲調與地域文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十二、 周長楫（2006），《閩南方言大辭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十三、 周長楫（2007），《閩南方言常用小詞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十四、 周長楫（2010），《閩南話概說》，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十五、 朱傑勤（1990），《東南亞華僑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論文期刊

- 一、 陳恒漢（2011）：〈蔥峇峇娘惹看南洋的文化碰撞與融合〉，《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期，第35卷，頁104-108。
- 二、 郭熙（2003）：〈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會的語言生活〉，《中國社會語言學》，第一期，頁108。
- 三、 洪惟仁、曹逢甫（2012）：〈峇峇語的閩南語方言鑑定〉，《第二屆海外漢語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頁124-146。
- 四、 黃慧敏（2003）：〈新馬峇峇文學的研究〉，頁1-226。
- 五、 石珮儀（2006）：〈中英語語碼轉換研究——外在或個人因素的探討〉，頁1-76。
- 六、 王付兵（2009）：〈清代福建人向海峽殖民地的移民〉，《南洋問題研究》，頁65-74。
- 七、 鐘天祥（2001）：〈南洋的另一類漢語——峇峇話〉。

## 外文論著

1. Unknown Author (1986).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1st ed.). Penang: The Historical Personalities of Penang
2. Andrew Barber (2009). *Penang unde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1786-1858* (1st ed.). Unknown: AB&A.

3. Neil Khor Jin Keong (2011). *Blimpses of Old Penang* (1st ed.). Kuala Lumpur: Star Publications (Malaysia) Berhad.